

懷恩師何浩若

鄭 學 稼

聽何師講經濟思想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初，我在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南京成賢街農場實習，因為畜牧獸醫系的必修學分少，想再花一年時間，讀完法學院經濟系的必修課程。校長張乃燕博士贊同我的計劃，並答應給我兩個學位。張博士是研究羅馬史的學者，對國家法令，和我一樣不明白。

農學院有必修課程「經濟學」，我選修它十分失望。因為教它的人，從未曾對我們說明四種價值（客觀交換價值，主觀交換價值，客觀使用價值，主觀使用價值）的不同。那時，社會科學書籍多，我曾閱過一些關於經濟系的著作，對某教授的失望，引起我對選修經濟系課程的慎重。經過考慮後，我選了三個課程：系主任葉元龍教授的「高等經濟學」，何浩若（字孟吾）教授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名著選讀」。

葉教授的「高等經濟學」，實就是當日流行的馬先爾（A.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他有時說明某一段，更多時間命學生自己念。我反對這樣的教授法，當我有資格在大學講堂上課時，我從不採用這方法。

孟師的「經濟思想史」，是根據當時還未出版的斯考特（W. A. Scot）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講義的內容，指定參考商務版韓利著「經濟思想史」。這部參考書，只是韓氏聽伊利教授課程的筆記，內容雜亂，又無觀點。

孟師的「經濟名著選讀」，是一年中讀完兩個人的三本著作：奧大利學派大師龐巴衛克（E. von Bohm-Bawerk）著司馬特譯的「正資本論」（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和「資本與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布哈林（N. Bukharin）著「食利者經濟學」或稱「有閒階級經濟理論」（The Economic Theory of Leisure Class）。當嚴重清共時期，孟師選讀布爾什維克大理論家的著作，是有膽量的。我們又知道：布哈林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批評奧大利學派。孟師在奧大利和馬克思兩個學派的針鋒相對中，使聽講者了解那兩派的思想，同時又發揮自己的觀點。

孟師的觀點，是經濟思想之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它成爲他的博士論文的内容。他在講課中，常發揮它，並強調大經濟思想家的學說受時間和空間的支配。他又由這觀點，贊許歷史學派。原

來他是美國制度學派創建者康門斯（J. R. Commons）的學生。他藏有英譯本「資本與利息」，就是康氏和同班同學簽名送給他的紀念品。制度學派，本是美國客觀條件下的歷史學派，因此，孟師的經濟思想史實與經濟史聯合一起講授。當我自己擔任經濟系教授時，如兼教這兩門課，我也學習孟師的教授法。實際上，這兩門功課是不應分開的，但同時研究這兩門課的人似不太多。

我聽孟師的課，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影響。依他的思想路線，研究每一個經濟學家的思想，不僅經濟，還兼及別的。這個做學問方法，使我有這結論：任何學說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產物。受這思想支配的我，不能充當任何思想家的門徒，同時我也不能加入任何政黨；就自那時起，我和中國任何政黨都沒有組織的關係。這點，使我喜讀歷史學派的著作。在中國經濟學界中，繙譯歷史學派著作最多的，就是我。我的根本觀點如此，共產黨和它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工具，總認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師友之間愛國熱忱

一位社會科學教授，得到學生的崇敬，必須具備這些條件：第一、不僅對本門功課有透徹的了解，而且具有廣博的知識。第二、口才好，能夠把他的學問傳給聽講者。第三、有正義感和熱情。由於經濟思想史是活的學問，不能和現實完全

隔離，講課者的正義感，感動了有同感的學生；其次，下課後，接近學生，使學生發生介於師友之間的情感。孟師，就具備了上述的各條件。那時，他住在大學旁邊的石婆婆巷。接近他的學生們，常到他家。在閒談中，我們知道他過去生活的一些情況：他畢業清華、留美，入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得博士學位，又入洛威治軍校騎兵科。我曾見他穿騎兵軍服的英勇照片。學成返國，在黃埔軍校第四期教書。北伐軍興，他任第四十六師參謀長，第十師第五十九團團長。打到揚州，他被編遣，帶新婚夫人赴南京。他在談話中，表現熱愛民族國家。

；只有統一的中國，才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誰是那個中心？是國民政府。誰是這中心的領導者？是蔣委員長。我認為，我應為這個新的認識而努力。它的第一步，是消滅靠帝國主義侵略和割據軍閥的叛亂而擴大大力量的中共。由於孟師參加這一工作，我就寫信到長沙表示我的見解，和我願為這見解而奮鬥。迅速地收到他歡迎的回信。於是，我乘輪由東京到上海。時在一九三五年六月。

到滬後，情況稍變。孟師轉任湘財政廳長，我發現號稱爲文化中心的上海，知識界對於日本的隔膜出於我的意外。恰好上海商品檢驗局要我去工作，和我在「申報」的星期增刊等以「家禾」筆名所寫關於日本政局分析的論文，得到讀者的歡迎；此外，我還需要一個家。於是我函請孟師原諒我留滬。

車上對話戰時財政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使我決心投筆從戎。這時，孟師已轉任河南財政廳長。七月半，我函請孟師介紹我入胡宗南將軍的第一軍。八月二日，孟師至滬，邀我於三晚同車經南京赴徐州。四早列車渡長江，我倆在藍鋼車上不斷談話。我向他陳述離大學後的情況和思想的發展，並說我在民族戰爭中要做的工作。他聽了我的話，改變了介紹我入第一軍的決定（這是我由他在桂林的談話中推知的）。他也說從政的經過，却對我說：「你和胡將軍無一面之緣，入他軍中，恐不能發揮你的所學。你要知道：戰爭不限於華北。大



抗戰時期蔣委員長（前排正中）在重慶浮圖關與軍事訓練班高級官員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為鄧文儀將軍第四人為何浩若教授時任軍委會外事局中將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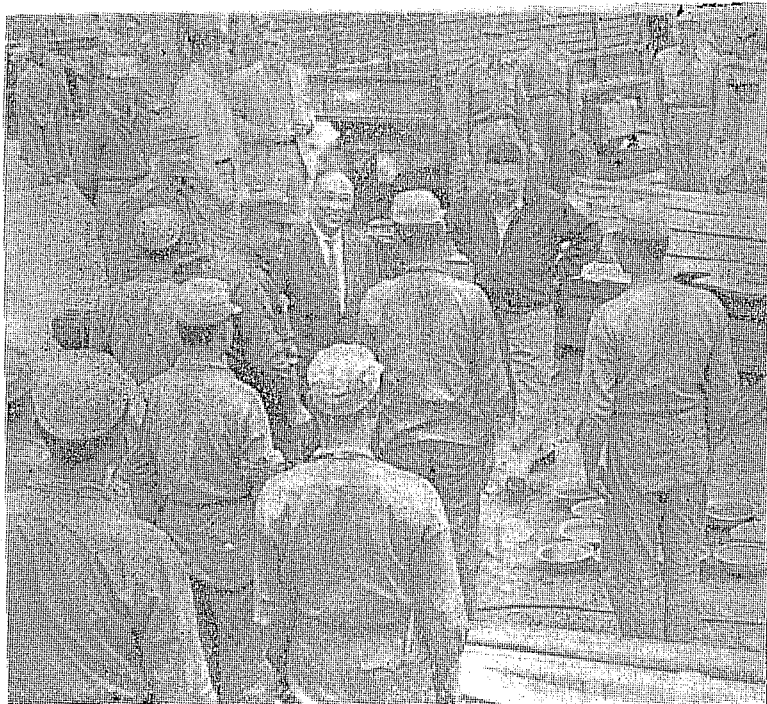
在東京一年，由研究日本史和歐洲史，我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途徑，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它恰似日本的明治維新、普魯士的統一北德和薩丁尼亞的統一大利，必須有一個負擔民族歷史任務的中心。有了那中心，中國才能統一

戰後，沿海各省或者都會淪陷。我們要經過久長的民族戰爭，它需要許多鬥士，你跟我到開封去的意義，也許要大些。此外，我們還有許多話並沒有說完。」我聽他的話後，有突變之感，但想到他一定是好意的，有理由的，就表示接受。晚九時，車到徐州，秩序很亂。五早我們在大雨中

找到預定西開的列車。七時開車，下午七時抵開封。

孟師給我財政廳額外祕書的名義，介紹我見豫主席商震將軍，我和商震主席談日本問題。十日上海抗戰，孟師命我草擬「地方戰時財政計劃」。這工作不難。他先告我草擬計劃的目的、

內分幾段、每段說什麼、重要地方，他口述全段的内容，我只補充筆記就够了，至多就我所知發揮一些應發揮的意見。此後，我依他的指示做同樣的工作，是相當輕鬆的。他還給我看上蔣委員長的密件。



何浩若教授（中左着西裝者）與行政院蔣院長中右着夾克者及美軍顧問團友人前往金門慰還將士留影。

八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電召孟師赴京。翌日，孟師命我同行。

這時列車常誤點。下午四時才離開開封。一路上他對我說地方財政實況，和戰後中國的前途，可惜我沒有記下內容。二十六日車到徐州，他同我到第一軍司令部會見胡宗南軍長。我同胡將軍談日本問題，送他三本書：「西鄉隆盛傳」、「日本財閥史論」、「日本之軍部黨與財閥」。他要我回途參加他的部隊，並親送孟師登車。

二十七早由浦口渡江，入南京朱世明先生家。他曾見蔣委員長回來，知道新的任務是一調查

七省財政金融」。因為這工作與上海財界有關，當夜他和我離京。由於上海抗戰，京滬交通要經過蘇嘉路。這時秩序頗亂，沿途時有空襲警報。二十八早車過嘉興，九時半抵上海南站，敵機臨空偵察，我和人力車夫講價，孟師說：「趕快走，敵轟炸機即將來臨。」果然，車才轉入租界，南站第一次被炸，死傷軍民不少，我倆稍遲離站，至少重傷。他住滄州飯店，我回家。在旅館，他接見很多人，內有戴雨農先生，三十一晚九點，戴先生派大卡車（運無線電器材）載我倆由西門白雲觀（這是關漢好的地方）出發，沿途不斷遇哨兵，情況緊張。車經青浦至蘇州，加油後，再經無錫至宜興天亮。

經京汴桂轉往四川

九月一日九時抵南京，住首都飯店。孟師因公至二日下午四時同我離浦口。他告我：「第一軍已開赴前線，你還是跟我幹新的工作。」他又說：「蔣委員長已有作戰計劃，準備在七省（鄂、湘、粵、桂、川、滇、黔）長期抗戰。因此，這七省的金融財政工作極為重要。」三日抵汴，馬上開始調查的準備工作，如製作調查表等等。

七日早九時，孟師召集全體同人講話畢，率胡君同我離汴，十二時半抵鄭州，會見當地中國銀行等負責人談財政情況和募債辦法。此後，一路上我擔任記錄和草擬報告蔣委員長的工作，並將該報告同胡君譯為密碼拍發。十日到漢口，下午過江會賈財政廳長等。十二日乘武長路車赴長沙。十三日省主席何鍵宴我們於容園，同座有蔣百

里先生，他將赴歐洲。十九日，盧作孚特來長沙與孟師會談。因調查事畢，二十日早七時半，離長沙，乘汽車沿湘桂公路於下午九時至兩省交界之黃沙河，往悅來旅館。桂吏來，檢查行人和行李頗嚴，如入另一國境。翌早以得桂林當局允許，七時離黃沙河，以每小時五十公里速度前進，十一時抵目的地，住東方飯店，晚李總司令和黃主席宴我們於省府。二十三晚應教財兩廳長宴，初遇黃季陸先生，約明日下午來會。九時，孟師因明早先行，特邀我密談。他說：「桂省正在清除托派黃公度，有人疑你為該派中人，我走後，你言行應小心。」他又說：「我知道你不是『托派』，但政治鬥爭沒有是非可言。」他反覆暗示我：書生與軍人相處不易。我由他的話，明白他以前不讓我入第一軍的用意。他對每個學生的個性能力都十分了解，在津浦路監鋼車的談話，使他感到不能讓這位對實際政治毫無經驗的學生，就走入政界。我們在桂林的主要工作，是決定桂幣與法幣的比率。二十四日，在旅舍處理文電，下午黃季陸先生來暢談反共事。二十五日早離桂林，一路上汽車不斷拋錨。我在車上一再思索孟師離桂林前夕的話，內心極為感激。因為我的個性，我的無政治經驗，如入第一軍，不免得罪人，結果或受打擊，或死無葬身之地。當夜宿零陵公路車站旁小旅館，我還想這件事。二十六晚由株州乘火車抵長沙會孟師，二十七日一同抵漢口，二十八晚登民元輪入川。十月七日抵渝，先住現代化的四川飯店，後遷棉花街川鹽三里。為着川省財經情況複雜，須詳細研究，重慶將成爲後

方中心（當日尚未決定它爲陪都），尤應明瞭該地財經實況。孟師在這期間，曾飛昆明和成都，我們留渝。

這時我們的小團體增加了兩人。我記得爲我們辦伙食鄧之緒君。他不僅燒一手好湖南菜，還寫一手好字，但願跟孟師做這工作。後來知小官吏生活不能展其抱負，遂返湘，聞友人云：當日寇侵湘，他充當游擊隊長。我每日到中國銀行聽孟師同學王君觀先生談四川財經發展史，和重慶自劉湘統治起的經濟情況，並作筆記。王先生除了口述，還給我中國銀行分行關於這類的文件和所出版的刊物。後來，我寫了四萬字的報告。

十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來電，令孟師即回豫任。晚接陳瑾公先生電，云「商主席退汲縣，開封受威脅，省府決遷鎮平，各廳須裁員半數」，即將兩電轉在蓉的孟師。二十八日孟師由蓉飛渝，翌日搭機飛漢轉汴，我們於三十一早乘福源輪離渝，十一月三日抵漢，五日返汴。十二日，我軍退出上海。

我和胡君在不斷的警報中工作，即將調查表做統計和分析，我執筆寫四川財經報告並附建議。這時河南北部已是前線，爲着抗戰，組織民衆，依十一月十四日何一平先生告孟師的話，它分爲黨政軍三派，各派又有許多小組織，各立門戶，各收土匪。至於抗敵後援會，依我所知，內部糾紛亦多。處這樣困境，孟師以財政廳長主持學生集訓，並命我前往講課。學生思想紛歧，行政人員的立場也不一致。二十九日發生學生反某廳長的事，「集訓」名存實亡。我曾請孟師不幹這

份吃力不討好的事，他不以爲然，還命令我和孟學思學長籌備週刊，供集訓學生閱讀，我倆未曾執行，因爲沒有辦週刊的人力。

再說他的行政工作，我曾參加幾次全體會議，他多是分配各科工作，不是聽大家的意見；除非他問他們。他對工作的指揮，恰似他當軍師參謀長時之傳達作戰方針。我很少見過這樣的行政官。他的公館，不談公事，也沒有稅吏出入。

和梁幹喬暢談共醉

他知道我不喜單調的行政工作，介紹我到河南大學教書。它的文史系主任余某來邀我上課，使我失去教書的興趣。因爲他的傲慢不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但孟師仍勸我前往，一直到該校遷往鷄公山止。

十二月末梁幹喬先生來汴訪孟師。這兩個強烈民族主義者暢談天下事，並飲我們由川帶回的大麩、茅台和桔精酒。兩人大醉如泥，睡在沙發上過年。我跟他多年，只見過他這次與友如此醉酒。我就在這一天初會梁先生，並一見如故。

十二月十二日中大同學余紀忠由歐返國至汴，請孟師介紹入胡宗南軍。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我同紀忠兄乘財廳公事車離汴。我是奉孟師命送七省財經調查報告赴武昌胭脂坪蔣委員長行轅。車經朱仙鎮至許昌改乘特快車南下，三日車到信陽，紀忠兄下車，我於當晚抵漢。九日由漢返汴。十四日，孟師得胡宗南將軍函，知紀忠兄已抵營後，大家安了心。

我回汴時，孟師對我說：「蔣委員長本定今日飛汴，召開團長以上軍官訓話，因事改派錢主

任(大鈞)來。」十一日，蔣委員長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下午四時對團長以上軍官訓話畢，扣留違命逃將韓復榘。十三日，蔣委員長離汴，行前召見孟師談經濟問題一小時之久。十四日，孟師命我起草呈蔣委員長的「發展國家資本為當急之務」。它的內容是：依我們調查的結論，軍興之後，後方缺乏法幣，私人銀行發生很多困難，國家應以中、中、交、農四行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但不與民爭利。他以為：通貨膨脹勢所必然，如在膨脹中發展國家資本，中央政府力量必更強大，戰後亦易收拾財經難局；但是，由於國土廣大，物資豐富，雖發展國家資本，仍扶植私人企業，以應軍需。孟師告我：白崇禧將軍離汴前，和他也談這問題，並贊同他的見解。

與康兆民一段因緣

一月二十五日，省府突轉來任卓宣先生電云：「康兆民兄欲兄任宣傳或秘書，徵兄同意，如何候覆。」誰是康兆民？我問孟師，他詳告我康氏的經歷。這位出任新成立政治部的第二廳廳長，可能接受副廳長梁幹喬先生和任卓宣兄的推荐，請我工作。經考慮後，覆電任兄：弟暫不克離汴，康公盛意至感，乞轉達，餘詳函告。」後來，接我許多友人來信，知道中共到處宣傳我是「土匪漢奸」，並誣我在前線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偵探。為明瞭實況，得孟師允許，二月十日我告假赴漢。十二晚，在蘭陵路康宅會見兆民先生。我說：在國共合作期間，我到政治部工作，可被共黨認為增加摩擦；其次，我不僅沒有處理人事的才幹，見到壞人，現於辭色；第三，離汴恐難

得孟師同意。他說：這都是小問題。只要忠於國家和領袖，任何過失都可得人諒解。儘管國共合作，我們並未放棄反共的原則，何孟吾先生是我好友，我特函他讓你南下。他又約我明晚晚飯。只兩人，飯時談蘇聯、日本和中共問題。十五日，他派車接我到武昌長春觀別動總隊部午飯，說：不到第二廳工作，可否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我辭謝。最後，他說：「不管怎樣，你總要來漢，在落伽山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第二大隊當教官，該隊隊員多日本留學生。」我辭別時，他送我二百元旅費，我辭却，因為這是不應接受的。

由於省府遷鎮平，孟師許我離汴。二月十六夜，他和我長談。他說：「你的個性不適於政治生活。這生活，是人生最痛苦，而且是無所不為者的最好舞台。除非有學問的人，不會重用你，至多利用你。康兆民是有心人，你應和他好好相處。」

他還說了許多關心我的話。我聽完，充滿眼淚感謝他。我答孟師：「我決不幹政治。受你的思想影響後，我不會加入任何政黨。我由歷史探究的結論，是中華民族要經過統一和抗日戰事。我就為這一歷史目的而努力。可是，對於國共合作後的未來，我除了了解「兩重政權」的危機，別的尚無所知。因此，等復旦大學到四川，我仍回該校教書。」我再表示感謝師恩，和記着他的話。十七日，我離汴赴漢。到漢後，我在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第二大隊當上校教官，又和任卓宣、張益弘等人辦「抗戰嚮導」，捲入和中共的理論鬥爭中。

我應說我和康兆民先生的關係。我教書不久，因該班合併於戰幹團辭職。到徐州失守，武漢情況緊張，開始疏散。康先生派副官邀我到他公館，問我將何往，我答赴渝。他自動為我解決當日最難解決之交通和運書的難題，又問我到川後有無職業？我說：梁幹喬先生有信為我介紹中央警官學校劉誠之先生，「西南日報」已聘我為主筆，又可能回復且大學教書。他說：「西南日報」和我有關係，你去該報工作甚好，如有其他困難寫信給我，自認識他起，他助我多過我為他工作。

同在重慶大轟炸下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知孟師已辭河南財政廳長來渝，大喜，到河南農工銀行見他。他的住處與我所住大樑子青年會宿舍只隔一個山坡，因此我常見到他。五月三日，重慶大轟炸，孟師住處附近中彈多，晚十二時回青年會，沿途多屍體。四日到孟師處拜壽，又遇第二次大轟炸，最熱鬧的都郵街化為火場，「西南日報」亦半毀。因此，孟師遷居江北，我也赴北碚復旦大學教書。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到渝見孟師。這時他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三青團中央團部宣傳處處長。他轉胡宗南將軍請我赴西安工作的電文。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丁逢白先生已轉方本禮先生給我信云：「胡宗南先生禮賢下士，茲決已聘兄為上校政治教官，月俸百五十餘元，主持軍校第七分校課務。」我函覆不就。這次電邀我同繆鳳林學長主持文化機構。我請孟師電謝胡將軍，但由於繆先生的關係，我曾在他的出版機

關出版幾本書。孟師同意我不赴西安，却要我任三青團宣傳處組長，我以非國民黨員的理由辭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黃桷鎮目擊日機六十三架分批襲渝。當夜將睡時，復大商學院長李炳煥先生送字條來云：「孟吾先生抵校，應學校當局之請明天演講。」我即到王家花園，見孟師，談半小時，他約我明早講畢同車赴渝。二十七早八時孟師開始演講，題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約一小時畢，有警報，大家躲避，不久，敵機轟炸北碚和黃桷鎮，我倖免，孟師脊部受傷倒地，我同青年團員拾孟師入溫崇信兄前住處，再二十分妻聞警奔來，因人傳王家花園中彈，無一倖免。「日記」載：「忽又有敵機聲，孟師推我走避。他說：『我已不能行，你應速走，』我說：『稼亦爲人師，能捨師獨生耶？今日可走者唯佩華。』佩華亦不走。時敵機臨空，機聲隆隆，我緊執孟師及佩華，三人生命將亡於頃刻耶？」至六時，警報解除，七時，佩華飯至孟師處，飯後，商決明天送師赴渝。這一天，死好友孫寒冰先生等數人，平民死者甚多。

二十八早同青年團員拾孟師過江，沙灘上尚有屍首。八時半乘賑濟會救護車離北碚。十時過山洞，有警報，車躲樹下，不久，敵機七十二架飛渝，聞高射砲聲，轟炸聲，遠望塵煙四起。十二時，救護車于未解除警報中開入市區，沿途見死傷者，至中央團部，由憲兵等拾孟師入附近山洞，正入洞，第二批敵機臨空，就在附近投彈，生死真間不容髮。

以後，孟師曾介紹我會見陳誠將軍，又曾爲

我謀中央設計局事不成，最後荐我爲政治部設計委員。一九四一年二月起，我住在孟師家，這時爲着「宣傳一元化」，他又兼主「中央」、「掃蕩」兩報。依「日記」，孟師告我：設計委員會主委黃少谷先生曾提你任「掃蕩報」主筆，我說：「學稼另有任務，不能幹此事。」五月二十五日以孟師的保荐，我和楊蔭溥兩人蒙蔣委員長召見。我在設計委員會工作，感無意義，但得交易君左先生，是一快事。六月末我得黃少谷先生諒解，辭去職務，仍回復大教書。

從物資局到外事局

一九四二年初，孟師轉任物資局局長。十月我辭復大教職，妻在第二十八兵工廠做事，我任中國文化服務社編審。十二月物資局裁撤，我常到孟師家。一九四三年正月衛挺生先生等辦財政學會，向孔祥熙先生推荐我專任研究委員，我搬往上清寺財政學會內，更常與孟師見面。不久，他出任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副祕書長，又轉任軍委會外事局局長。他邀我在該局做事。爲着翻譯官日與外人接近，孟師要加強他們的民族主義，常召集講話，講時命我出席做筆記。有一次，復大畢業的聽講者對我說：「老師您爲何做這件事？」

我答：「在重慶只有何局長有資格命令我做這件事，因爲他是我的老師。」這時史迪威離華，接任的是魏德邁。孟師的學識和流利英語，易與魏將軍發生友誼。由他公退之後的談話，我感覺如他早任外事局局長，或可消除史迪威的成見。

一九四五年末，外事局職員的我，得早飛南京於翌年元旦返滬。時孟師腿傷，在上海海格路

美軍醫院治療，我和妻每週都去看他。傷好，他飛渝轉寧，我在國立暨南大學教書。他曾幾次爲我在上海一大報館謀兼職，都未成功。他於外事局結束後，調任行政院綏靖區政務委員會祕書長，不久辭職來滬住愚園路，我和他時常往來。到大局惡化，我倆又在台北會見。後他出代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赴美，時常通信，並數次爲我買書。

自美返台後的過從

一九五九年孟師返台，任國防研究院講座。他特邀我參觀陽明山住處。以後曾幾次派車邀我午飯，飯後帶我散步。我只知道陽明山公園，他帶我看其他風景。有一次，他同孟學思學長乘車邀我去遊碧潭並泛舟。他談笑風生，遊興甚濃，如果不是時間來不及，他還要遊覽我至今未去過的烏來。到他遷居通化街和安東街，由於住處距我家較近，我們相見的次數更多。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家遭火災，蒙林孟工兄招待我全家暫住他的府上，孟師聞訊來看我，並送我一筆錢。我要還他，孟工兄阻止我，說：「這是非常失禮，你應找個機會還他。」爲着禮貌，當我搬居安東街市民住宅時，又接受好友的一筆錢。他和孟師同是我一生不能忘的人。我和他極少往來，但每逢我有大難，他自動暗中愛護我。當政府遷台時，發生要不要民主之「自由主義的論戰」，有人控我於草山，幸他爲我消除險局。一九五三年，我被台大「解聘」，他暗中關切我。火災後，他助我更多。此外，他又爲我解決我一直認爲無法解決的事件。儘管他和孟師施惠勿思，我受恩豈能忘。後來，爲着某人，我恐怕

他有誤會，曾托孟師爲我解釋。孟師說：「這種事不必解釋。有一天，事物指證你和某人的真正關係時，他就明白了。」說完這些話，他突然問我：「由你的話做邏輯，難道我和你也因斯下拉皮諾的事發生解釋的必要嗎？」

斯下拉皮諾的意外

關於斯下拉皮諾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我和斯氏的認識，詳見我的「遊美日記」。回國後，當局爲着斯氏有變更立場之可能，邀他訪問我國。負責這件事是黨、政兩個機關，我因訪美時受斯氏的招待，我的服務機關命我參加。我們會和斯氏開了一週談話會，全面地討論大陸問題，而後由政府一小機構主管人同大家陪斯氏訪問金門等地。這些工作該不該做，是另一問題，我奉命做這工作，決無責任可言。當斯氏來台前，由於他是「康隆報告」的執筆者，多人反對。有一國代發動民意代表聯名攻擊「兩名應邀赴美訪問的政治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我。我怎算是「政治人物」？這時孟師堅決反斯，因此有人說我和他唱反調。爲解釋這件事，我曾將全部文件給孟師看，他當然不會視我爲「政治人物」。前些年中美學人會議，我只在會場上和斯氏說兩句應酬話，在一酒會上遠遠地乾杯一次，他何時來何時去，我都不知。

孟師一直認爲斯下拉皮諾是美共。有一次由斯氏談到費正清集團事。我對他先說美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性。再引「滿洲國」爲例，以爲過去歷史的經驗，值得回顧，和由駒井德三當康德皇帝的指揮者的活動而了解費正清們。我追隨孟師多

年，他從不和我談現實政治。有時，我對他說到它，他就用給我的渾名阻止我。這次出我意外，他聽完我的全部話後，對其中的一點說：「你的話，也有理。」以後，他還和我再談幾次。他一直表現強烈民族主義者的情緒。

中共興亡史的波折

在台期間，我有難事，常請教孟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發生出版「中共興亡史」第一卷的莫須有事件。儘管這件事，由於一個力量突然介入而喜劇地結束，而在結束前，給我精神上很大的困擾。我將這事件的經過，依日記所載，寫詳細的節錄，連同經某甲用紅鉛筆批改並加紅槓的初印本（不是坊間的改過本）以及某乙的意見信給他。他詳閱後對我說：這部書，絕無政治問題。但他逐一指出我所犯的錯誤，並搖頭嘆口氣：「你太天真喇！」我感孟師的寬恕，他該罵我：「你太愚蠢！」他又指出我自知而不能改的缺點：對某人說不值得說的話，對某些人說不應說和不必說的話。雖然這些應作我座右銘之言、教導得遲些，但對我的餘生，仍有極大的好處。他這番教導，使我益感和現實距離太大！

對這事件的善後，孟師指示三點：第一、除了好友，不說它的真相。第二、既離開那機構，聽到某甲們侮辱你誣謗你的話，不必生氣，因爲他們的是非，不是你的非。第三、某甲可能反過來把事件的責任推到你的身上，你也一笑置之。這些話，可能是他久長政治生活的經驗。他的第三點，後來證明他的先見。一年後，某丙到我家，說某甲告他：未曾閱過我的初印本，書的內

容不妥是某乙告他的。某丙還如此批評我：某甲一直幫助你，你多疑，你這樣將生精神病！我賴孟師的教導，鎮靜地應付那困擾。自他打消我入第一軍起，到這事件止，似一篇文章的開端和結束。他的教導，又似經壇上高僧的說法，使我領悟。於是，我冷靜地寫我數年來不能執筆的一部書。

我長期研究馬克思傳記，發現由「黑格爾左派」到寫「經濟學哲學手稿」止，馬氏的思想，多反共產主義。爲說明它，我草擬大綱寫一本名爲「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由於公務忙，只寫初兩章。一九七〇年正月，我在妻的病榻旁寫它，到五月間脫稿，約二十餘萬字。如果沒有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耽擱，脫稿期要早些。這部書如有出版的機會，當獻給孟師以爲紀念。孟師每到我家，有這習慣的動作：走進客廳後，先讀壁上掛着易君左先生的詩。它原是一九五〇年初在台北寫的，因我家遭回祿被焚，他由香港補寫一幅，但內中「書生」改爲「此生」。詩的全文如下：

學府文字第一流，
每驚下筆不能休。
立言百萬猶餘事，
談笑風生壓九州。
思悠悠與感茫茫，
真理光輝萬丈長。
最恥此生無用處，
魯連蹈海沉屈湘。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四日，孟師到我家，這是他最後一次到我家。他念完易君左先生的詩，坐下來說：「昨夜閱你的『我的學徒生活』，到復大轟炸一段，十分感動，因此今天特來看你。大

嫂好嗎？」我答：「托福，她比去年底好，但還不能下床行走。」他又問：「你不寫文章，只靠教授薪水，一定不夠的。你短少錢用嗎？」我答：「我不抽煙，不喝酒，不看電影，不應酬，每月確貼些錢，但還有力貼。感謝老師。」他說：「你不要客氣，老師有錢。」由他逝世後我們所知他的遺產，他怎算有錢？

早於時代遲於時代

十二月十六日我到孟師家，請他證明我在外事局工作。他說這文件要先打字，而後由他蓋章，並要蓋他的服務機關的關防。我不急那這件事，終於沒有他的證明！就在這天，他告我有心臟病，「我聽後大驚」，但強為鎮靜地說：「青年期喜歡運動的人，到老年常有此病。如好好休息，不會有多大問題。」他要我午飯，我因家中有事辭回，否則，可說是我陪他的最後一餐，這次會談是我倆最後的談話。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接到他的拜年卡，上面這樣寫：

「學稼：因為心臟病擴大及心悸，入宏恩醫院住四日，現已出院，在家休息，並不嚴重。

嫂夫人想已日有進步。

弟何浩若」

我接到他這最後的信後，馬上電

話到他家。接電話的人說：「正在休息中，不能見客。」以後一連兩天，我都打電話，得到同一的回答，但附加「已好些」的話，我寬了心。三十日，我到榮總探問友人的病，知他昨日入同醫院，病況嚴重。我馬上到樓上病房看他，他在睡中，醫生說「你不能吵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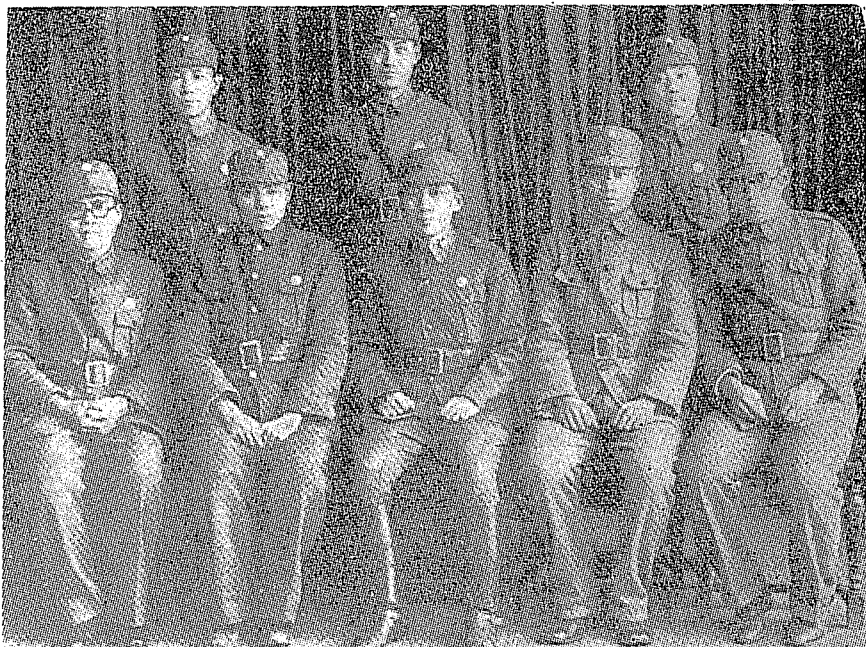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我同孟工兄去看他，他仍睡着。以後我還去兩次，都不能和他談話。十四日，我看他在換衣，大夫阻止我和他說話，我只喊「老師」就退出，他看了我一眼。主治大夫同天告我們：他的病，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希望。二十七晚孟工兄電話通知我：孟師危亡，我馬上坐計程車冒大雨赴榮總，九時五分抵達，他已逝世五分鐘了。看護為他換襪子，他兩眼還未完全合攏。我哭出聲來。不久，孟師的友人和同學來，大家含淚討論喪事。十一時半，我于大雨中回家，在床上想到孟師一生為國家做了軍事、政治、財經、外交、宣傳的工作，都未能發展他的抱負。我突然記起他上經濟思想史時，所說人們對某大人物（似是法國大革命時的米拉博）的評語：「早於時代又遲於時代」，他真是「早於時代又遲於時代」！因此，我有下面的輓詞：

早於時代又遲於時代，文武全材，難酬志壯。

左抗馬列復內斥國賊，口誅筆伐，遺恨九泉。

緯滄世兄交來遺贈

二月八日孟師喪事畢，九日我入醫院，十三



何浩若教授任軍委會政訓班教務務長時與同事合影，前排左為孟學思教授。

日施手術。在病床上，我一再想念孟師。十五日下午，緯渝博士突走進我的病房。我爲着不驚動友人，未曾透露我就醫的消息。他是由內子口中探知的。因爲他明早飛往美國，所以特地來看我。他告訴我：「先父病時，曾對我說到你和胡君，他贊你努力做學問。」我說：「這是恩師獎勵我的話。」他又說：「先父說：他生前寫了一本書，後來未出版。現在這稿在林孟工先生處，請你和林先生決定能否出版。」

說到書，使我想起孟師的博士論文。我請他到威斯康辛大學去找它和影印寄回。雖然它是約半世紀前的著作，但他的觀點對研究經濟學的人，還有貢獻。他說：「我已知道書名，應易找到。」我還請他查遺書上有無「資本與利息」，如有的話，將康門斯們的題字影印在博士論文上，亦有意義。他答應回去就找。

最後，他一面伸手衣袋，一面說：「先父遺囑將此物送給你以爲紀念」。原來是孟師常用的自來水筆。他又說：「內中墨水，是先父親手灌的。」我接過這枝筆，不禁感動地流淚，並說：「這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紀念品，終生珍存。」當我目送這位富有西方文化教養的年青物理博士離開病房時，不禁說：「孟師有後」。

病床是思索問題的好地方。我冷靜地、細心地思索許多有關孟師的事。他晚年內心的痛苦，我在最後幾次談話中體會出來。他的個性堅強而又樂觀，所以他的內心痛苦常人不易覺察。有些人批評他，我只請批評者易地而處，和自問：「我自己呢？」或有公平的話。我一而再地找覓關

於他晚年生活的答案，最後找到下面的見解。

英雄志士與國家間

在二十年代初曾讀過無政府主義者出版的人，對於「國家」的壞的一面，有深刻的認識。可是當他接近實際生活，就會明白「國家」之好的一面，那就是保護民族，促進人民的生活，和調和內在的紛爭。我的思想，曾經歷過那兩個認識的階段。可是，由於我常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我選了解「國家」的魔性。

「國家」是人所創造的機器，可是，當人造好這機器時，不自覺地給它以魔性。它吸引無數人。凡被吸引者，都要被改造。爲着人要改造社會須經過「國家」，所以要實現那抱負的人，不能完全抗拒它的改造。他要降身辱志地受它的擺佈：他要說它所規定的話，他要穿它所特製的衣服，他要依它的特定方式而動作。就爲這事實，人們尊敬爲國爲民的政治家，是該有的。因爲，他操縱這部機器，要接見不願見的人，要說不願說的話，要幹不願幹的事；但他的善良本性仍在。可是，被它所吸引的人，不全是有善良本性的政治家，還有因它的魔性而發展自己獸性的人。這類人，經過魔性的改造後，有了這些絕招：吹、拍、騙、騙、狼。如果這類人佔優勢，就出現「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的局面，到底，這部機器必然破裂。

歷史指示人們：學者和政治的兩極性。但是，真理不是抽象的。一個理想的實現，必須經過「國家」這機器。大思想家或有抱負者爲實現自己的理想或抱負，一和那機器接近，內心常是痛苦的。黑格爾是最好的例子。曾和謝林植自由樹

的黑氏，熱愛一七八九年照遍歐洲的火炬——自由。到他任柏林大學校長，放棄那自由，在普魯士宮廷過着官僚的生活。霍亨索倫王朝的宮廷雖是較好的，而他不能不接受那機器的擺佈。他內心的痛苦，反映於晚年著作中對自由的讚美。一部人類歷史，究竟記錄了幾個黑格爾？

再說意大利統一運動中的大人物加富爾。他爲取得拿破崙三世的歡心，不惜以十八歲、貌美而有性感的堂妹（或表妹）卡斯蒂格利昂尼女伯爵，充當法帝的情婦。到拿破崙三世某夜由她家出來，幾被馬志尼派打傷的事外揚時，加富爾受意大利志士的唾罵。這難道是加富爾內心要幹的事嗎？不是。小國皮德蒙，必須取得法國的援助，爲爭取這援助，不惜子女玉帛。如果薩伏依王室不能統一意大利，加富爾將是意國的大罪人。加富爾是有學問有抱負的人，受國家這機器的擺佈，幹了他良心上不願幹的許多卑鄙的事。

孟師就爲自己的抱負，接近我所說有魔性的機器。如果他能和黑格爾、加富爾一樣，目擊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實現他的理想，那還有安慰。可是，他的晚年却處於和他離美國軍校後完全不同的環境中。因爲黑格爾實現了理想，所以對歷史人物的命運和晚年的不幸，解釋爲「目的達到之後，他們就在那脫却果實的空殼一樣」。如果，他面臨德意志民族仍受拿破崙一世的統治，他對歷史人物當有不同的估計。孟師是否歷史人物，屬於另一論題，而熟悉他在大陸情況的人，對他晚年的處境當有英雄末路之感。

這當然是我個人的觀點。不滿這觀點的人，或學問事業等都超過孟師多的人，請原諒：他是我的恩師。